



馬克思傳

李季著

神州國光社

馬克思傳

上

李季著

神州國光社

馬克思傳

(全三冊)

一九四九年八月出版

著者 李

季

出版者 神州國光社

發行者

神州國光社

上海福州路

三八四弄四號

定價

著者自序

卡爾·馬克思 (Karl Heinrich Marx) 爲近世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始祖，他的聲名即隨着這種社會主義的運動而傳播於世界各國；歐美的勞動羣衆知道有馬克思其人，已在半世紀以前，至於智識界的人——特別是從事於社會運動的——知道他的，尤較一般勞動羣衆爲早。在他的生時，比，英，德，法等國不獨有無數馬克思主義者，並且前後都有所謂『馬克思黨』出現了。自馬氏死後，歐美各國社會主義的運動日盛一日，在最近數年中，風聲所播，已遍及於全世界，這都是和馬克思的學說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因此，在一切有文化的國家中，關於記載馬氏事蹟和討論馬氏學說的著作，真是累百盈千，尤以他的出生地德國爲最多。桑姆巴特 (W. Sombart) 於一九〇五年曾將世人對於馬克思及其學說的德，法，英，意文著作列舉出來，編成一表，共達三百種之多。（見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叢刊第二十卷，四一三至四三〇頁，桑氏馬克思主義書籍題解資料。Fin Beitrag zur Bibliographie des

Marxismus.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但內有數種是馬克思自己所著，還有數種是他人對於昂格思——Friedrich Engels——的著作。桑氏自己並說明此表所載，極不完備，因為除掉遺漏的不計外，凡德，法，英，意文中載有馬克思事業及其學說的社會主義史，社會運動史，經濟學史和百科全書等等，他都沒有收入，而俄文中對於馬氏及其學說的一大批著作，他也沒有列在裏面。自一九〇五年到現在已經二十多年，近來描寫或批評馬氏及其學說的人較前更多，因此，各國此項著作不知道又增加多少倍了。

可是說來也很奇怪，各國學者對於馬克思的著作雖多，然至今還沒有一部詳盡無遺的馬克思傳，描寫馬氏生平的態度，品性，和事業等等，使他的聲音容貌，言語動作，得一一活現於我們的眼前。就是世間討論馬氏學說的著作，也大概僅限於一隅，沒有涉及全局；要求對於馬氏學說的各方面，作一種有統系的紀述，與公正的批評，這種著作現在尙寥寥若晨星。至於將馬氏一生所經歷的事實，所發表的著作，與所表見的學說，治為一爐，貢獻於世的，無論在何種文字中，除掉幾部數十百頁的小冊子外，簡直沒有見過。本書之作，志在於斯。因此本書特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馬克思的傳記，兼述其重要著作的大要；下編則專對

於他的學說作一種有統系的紀述，並且加以批評。上編既兼述馬氏的重要著作，便已涉及他的學說，惟這是以每種著作爲單位的，例如講資本論，(Das Kapital)則專以此書爲限，不涉及其他著作。至於下編則是以學說爲主體的，例如講歷史的唯物論，則將馬氏各種著作中關於此說的議論綜合起來，使自成一統系。這是上下兩編同講學說而及各不相同之點。作者深信應用這種方法，則凡馬氏一切重要的片段議論，與零星學說，在下編不能容納的，皆可在上編敘述他的著作或事業時，連帶介紹出來，如此便沒有疏漏之虞。又上編所講的學說，下編大概不再提及，因此又可免重複之弊了。現在本書上編業已告成，惟因篇幅繁多，故分作三冊出版，今特述其要點如左。

我們要講這一編的要點，須先把各國學者替馬克思所作的傳記略提一下，庶幾有個比較容易明瞭。西洋關於此類的著作，除短篇——如昂格思一八七八年在不拉克人民歷書 (Blackes Volkskalender) 中所發表的，伊利安樂 (Eleanor) 一八八三年在倫敦進步 (Progress) 月刊五月號所發表的，拉花爾格 (Paul Lafargue) 一八九〇年在新時代雜誌 (Die Neue Zeit) 所發表的，雷士列 (Lessner) 一八九三年在新時代雜誌所發表的，以及一切百科全書，

經濟學史，社會主義史等書所載的——不計外，就德英及俄文中所見的專書講，有下列各種。

（法文中至今猶未見有馬克思傳出現。）李卜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的馬克思紀念冊，（Karl Marx zum Gedächtnis, 1896.）澤特金（Klara Zetkin）的馬克思及其終身事業—（Karl Marx und sein Lebenswerk 1913.）墨爾林（Franz Mehring）的馬克思傳，（Karl Marx, Geschichte seines Lehens, 1918.）丹列柏克（Robert Danneberg）的馬克思——其人及其事業，（Karl Marx. Der Mann und sein Werk, Wien 1913.）柏爾（M. Beer）的馬克思傳及其學說，（Karl Marx, sein Leben und seine Lehre.）威爾不蘭特（R. Wilbrandt）的馬克思，（Karl Marx. Versuch einer Würdigung 1918.）脫尼斯（Ferdinand Tonnies）的馬克思傳及其學說（Karl Marx Leben und Lehre, 1921）斯巴哥（John Spargo）的馬克思的生涯及其言行，（Karl Marx, his Life and Work, 1910.）洛利亞（Achille Loria）的馬克思（Karl Marx）原為意大利文，一九二〇年由保羅夫婦——Eden and Cedar Paul——譯成英文。）卡翠確茲（Zelda Kahan-Coates）的馬克思傳及其學說。（Karl Marx: His Life and Teaching, 1918）耶贊諾夫（D. Rjasanov）的馬克思與昂格思，（Marks i Engels）斯節

克諾夫 (Steklov) 的馬克思傳及其活動。(Karl Marks, ego Jizn i Diatelektstvo) 在這些書中，只有斯巴哥的，墨爾林的和耶贊諾夫的，爲大部頭著作，斯氏的書就德文譯本講有三百五十頁，墨氏的書有五百六十頁，耶氏的書有二百六十頁。)其餘的都只是些數十百頁的小本子。此等小書敘述馬克思生平的事業和學說是非常簡略的，故我們現在只就斯墨耶，三氏的書講一下。

斯巴哥的馬克思的生平及其言行一書缺點極多。他的書名本來含有討論馬克思著作的意思，可是對於馬氏許多著作並未提及，卽就提及的講，也僅涉及皮毛，未能深入。例如他對於馬氏的主要著作資本論雖另闢專章，多至四十餘頁，然內中所述的，有百分之九十與資本論沒有關係；資本論的內容是什麼，他竟沒有說及，其他更不必論了。斯氏的書成於一九〇九年，當時馬克思大部分的書信及其他著作多種尙未出版，作傳的材料已經是極不完備，加之斯氏不甚懂德文，對於德文中已出版的馬克思著作和他人對於馬氏的著作，既不能盡量利用，復不能正確利用。例如他常抄襲墨爾林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史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第一卷前面的節段，可是他不肯翻閱全書，所以他對於本卷後

面所載昂格思自述於一八四二年在寬恩(Köln)第一次遇見馬克思的信絲毫不知道，竟對於他們兩人於一八四四年第二次在巴黎相見，大書特書爲初次會面。至於他引用墨氏所校的馬克思與昂格思文匯(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 Marx und F. Engels. 1841 bis 1850.)中的節段，也是屢次鬧出笑話的。他又好以己意造出些捕風捉影之談，其用意是想替馬克思鼓吹，實則常厚誣馬氏。例如一八四七年公正同盟會(Der Bund der Gerechten)開第一次大會，馬克思因缺少路費，(參看昂格思與馬克思書信錄第一卷六四頁，一九二一年出版。——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F. Engels und K. Marx. 1844-1833.)不能前往，他竟說馬氏靜居不律塞，(Brissel)要有正式的請求，才肯參預下屆大會，(參看斯氏馬克思的生平及其言行德文本八〇頁。)按其語氣，馬氏大有深居簡出，以大首領自居之意，這自然是養尊處優，裝腔作勢的著作家一種最無聊的揣測之詞，非熱心於工人運動，奮不顧身的馬克思真正的態度。墨爾林稱斯氏此書爲『一部無價值的編輯』(見新時代雜誌第三十一年度一卷四一三頁)墨氏斯巴哥的馬克思的生平及其言行。——John Spargo, Karl Marx, sein Leben und Werk.)耶贊諾夫認他此書爲『一種完全的失敗』(見爭鬪月

刊第六卷二八五頁，耶氏書評：馬克思傳，一九一三年維也納出版。Marx Biographie. Der Kampf.) 這不算是一種苛論了。

墨爾林的馬克思傳與斯氏的書比較，不獨是內容完全不同，而且敘述的正確，與議論的精密，遠過斯氏，不愧為現今馬克思傳記中的最上乘。不過墨氏對於馬克思在私人生活中刻苦奮鬥的情形，及其為無產階級而著書立說，犧牲一切的經過，說得很少。他雖明知馬氏『是一個思想家，對於人類知識的數量有重大的增加，』(見新時代雜誌第二十六年度一卷八二三頁，墨氏馬克思紀念—Marx zum Gedächtnis) 可是他對於馬氏的學說也寫得很少；他雖自認對於馬氏學說描寫得並不少，(參看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史叢刊第八卷三一〇頁，墨氏馬克思主義雜誌一九一九年萊比錫出版。Eine Episode des Marxismus.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但就他描寫的講，却有詳於馬氏前半生學說，而略於其後半生學說之弊。他所唯一注意的地方，是馬克思的政治生活。

所以邁耶(Gustav Mayer)以為『他只願替馬克思作一部政治傳，至於思想家和學者』的馬克思，』他就使之埋沒在革命家『的馬克思』之下了。』(見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史叢刊第

十卷五四頁，邁耶馬克思傳的新材料。 (*Neue Beiträge zur Biographie von Karl Marx.*)

至於耶氏的書係由九次演講錄而成，篇幅既較斯，墨兩氏的書爲少，又兼述馬克思與昂格思兩人的事業，因此他對於馬克思更不能有詳細的紀述。他自己在序言中並且明言此書的要旨是在描寫革命家的馬克思與昂格思（參看耶氏馬克思與昂格思第八頁，一九二三年莫斯科出版。）與墨爾林的書同爲馬克思的政治傳。然此書對於一般民衆允稱善本，因其描寫革命家的馬克思與昂格思，尤注意於當時的政治狀況和社會運動，使讀者看清背景，容易認識馬昂兩氏，而其敘事的簡單扼要，與行文的平易通俗，且在墨氏一書之上。

斯，墨，耶三氏的書內容各異，本書上編與此三書及上列各種傳記亦復不同，其主要不同之點有二，特分述於下。

一、編制上的不同。按馬克思生平發達的程序，截然分爲四個時代，而每一時代之中，各自有其特點。上列各書，除脫尼斯的馬克思傳及其學說外，均不分時代。（脫氏的書雖分時代，却有點錯誤，例如他的書目錄中傳記部分所劃分的年分，與其本文中所標的年分不一致，又目錄中明言馬克思第一時代自出生時起至認識昂格思爲止，而下面括符中註明一

八一八年至一八四三年，便是自相矛盾，因為馬昂兩氏第一次相見實在一八四二年年底。）此等著作對於馬氏的事業大概是依照次序，一直敘下去。（脫氏的書也是如此。）就書中各章的標題講，多係紀事本末體，然就內容講，則同一種類的事件，常因年月上的距離而散見於各處，因此又半為編年體了。本書上編按照馬克思一生發達的程序，分作四個時代，並且在下面括符中用四字註明每個時代中主要的特點，使讀者一望而知馬氏生平事業的梗概。時代既經分出，即有了段落，便於紀述；例如馬克思在某個時代中生有幾個兒女，或受過多少困苦，都可作一次描寫出來，一經翻閱，便可瞭然。倘若不分時代，中間既沒有關欄，自無所謂起止，只好按照次序，將此等事夾在各種重要的事中，分頭敘出，使人不容易找着線索，以彼較此，得失立見了。

二、取材上的不同。拉花爾格說：『世間有些稀有的人物，對於學問和公共活動，同時能站在第一等地位上，馬克思就是這種稀有的人物中之一；他結合這兩種要素至為堅固，大家的心目中如果不把他看做一個學者和社會主義的戰士，大家便不能夠懂得他。』（見新時代雜誌第九年度一卷一〇頁，拉氏回憶馬克思。——Karl Marx, Persönliche Erinnerungen.）

阿衛靈 (Edward Aveling) 說：『馬克思不僅是一個學者，他還是一個實行家。他是一個爭鬪的革命家。在過去現在及將來，他總是我們現代抵抗資本專制的無產階級武力的階級爭鬪中精神上的主腦，在過去現在及將來，他總是幾百萬男女——這些人中有許多是未曾讀過他的著作一字一句的——精神上的引導者。』（見新時代雜誌第十五年度二卷七五六頁）阿氏達爾文與馬克思。Charles Darwin und Karl Marx.）英國海德曼 (Hyndman) 也說：『當馬克思對於自由黨的政策——即對於這一黨所持的愛爾蘭政策——帶着怒氣發言的時候，這位老戰士一雙小而且深的眼睛光芒四射，他的密布的眉毛縐在一起，他的扁平而且肥大的鼻子以及全臉都露出憤激的顏色，他的口中雄辯滔滔，若決江河，同時他的脾氣中的怒火以及他操我國語言的巧妙着重式都表現出來了。他因憤怒而大為激動時的行狀，與他進而發表他對於當時經濟進程的意見時的態度，互相對照，顯然大有區別。他不現出何種顯然的自制力，復從一個現身說法者和激烈的彈劾者之地位而歸於一個心平氣和的哲學家之地位。』（見墨爾林的馬克思傳五一頁，一九二〇年第三版。）馬克思能做一個社會主義的戰士，同時又能做一個學者，他能『怒髮衝冠』，即刻又能『雍容自若』，這完全是由於他有一

種非常秉賦，這完全是由於他具有熱烈的心腸，與冷靜的頭腦；或像考茨基（Karl Kautsky）所說的一樣，具有『光輝燦爛的革命熱忱，嚴峻銳利的批評〔能力〕；如火如荼的氣魄，百折不回的忍耐力，蓋世的聰明，對於一切卑鄙醜惡的痛恨心；對於一切憂患的熱烈同情心，和科學的深遠的觀察力。』（見丹列柏格馬克思——其人及其事業第六頁，一九一三年維也納出版。）馬氏既有如此的秉賦，所以他一入社會的戰場，即成爲一個奮勇無匹的戰士，一進研究室，即成爲一個精思玄妙的學者。凡替他作傳的人對於這兩點倘若忽略了一點，則其傳記便只描寫出『半個馬克思』，因此，讀這種傳記的人也自然不會完全懂得馬克思了。

本書對於馬氏這兩方面的事實，力求兼收並顧，希望藉此寫出『整個馬克思』。本書的要旨既在描寫戰場上的馬克思，與研究室中的馬克思，那麼，所涉的範圍便非常廣泛了。今請先言第一項。我們要描寫戰場上的馬克思，必先敘出對敵的雙方，和戰場的形勢，庶幾名角登台，英雄用武，方有蛛絲馬跡可尋。因此，本書對於共產黨，（Der

Bund der Kommunisten）一八四八年歐洲各國的革命，國際黨，（Die Internationale）[黎公社，（The Commune at Paris）和德國社會民主黨（Di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等都特闢專章，詳其起止。至於馬克思的活動和意見，或是連帶敘出，或是接着在下一章中敘出，則隨材料的多寡，與作法上的結構為轉移。總之，本書對於此等事所取的材料，較上列各書為多。凡歐洲十九世紀科學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這兩個名詞本有區別，詳見本書共產黨宣言——Manifest of the Communist Party——一章，但現今著作界仍視為異名同義的名詞，隨便應用，本書使用此等名詞，一仍通例。）及其運動的歷史，可以說大概都包括在這一編中了。昂格思於馬克思死後，即擬替馬氏作傳，畢竟因年老事多，不克如願相償。埃系霍恩(E. Eichhorn)述及此事，說：『昂格思尤有一種為馬克思作傳的事懸掛在心頭，這種傳在他的手中必定成爲一種十九世紀科學的共產主義及其運動的歷史，這是沒有疑義的。』（見埃氏校的昂格思書簡一頁，一九二〇年出版。E. Engels. Vergessene Briefe. Ein Beitrag zum hundertjährigen Geburtstag.）埃氏說這句話並非憑空推測，乃是根據昂格思答覆考茨基要求作國際黨史的信而來的。（參看同書同頁。）由此可見在馬克思傳中敘述科學的社會主義及其運動的歷史，是最關重要的。

現在再講研究室中的馬克思。馬克思的好學是出自天性。他自最小時起即歡喜讀書

，後來入學校更力學不倦，常至廢寢忘餐。他出學校後，仍不改變這種態度，並且還在病中求學，所以阿克恩(Hermann Oncken)說：『馬克思有一次在幾星期的重病中寫信道：「此時我完全沒有工作能力，此時讀過的書爲卡益特(Carpenter)的生理學，洛德(Lord)的生理學，寬里克(Killikre)的組織學，(Gewebeleher)施頗慈海(Spurzheim)的腦及神經系統剖解學，施王(Schwan)和施乃登(Schleiden)對於細胞病的著作。」大家由此可以測出他平常康健時的精神事業了。』(見普魯士年書第一百五十五卷二一三頁，阿氏馬克思與昂格思。Marx und Engels. Preussische Jahrbücher.) 馬克思就是到了衰老多病的時候，猶捨不得一個『學』字。他當五十六歲時，患病甚劇，曾寫信給索爾格說：『凡不願意做牛的人，一沒有工作能力，在實際上就是被宣告了死刑。』(見倍克，雷慈根，昂格思，馬克思等致索爾格等書信錄一三六頁，一九二一年出版。——Briefe und Auszüge aus Briefen von Joh. Phil. Becker, Jof. Dietzgen, F. Engels, K. Marx u. A. an F. A. Sorge und Andere.) 馬氏這句話就是表示他視因病不能從事學問爲絕大的痛苦。後來他病到將死的時候，猶栖栖遑遑，轉地療養，想藉此恢復工作能力去完成他的資本論。馬克思對於學問

既具有一種自然的熱忱，故本書上編起首一章即標爲『家庭教育』，特別注意於他幼年的教養。此外，如『學校教育』，『思想的變遷』，『文字生涯』，『家庭狀況』，『研究室中的成績』，和『疾病與死亡』等章，或是全文，或是一部分描寫他對於學問一方面的狀況。因爲他除掉參加社會運動外，畢生精力，都集於此，內中經過的情形十分複雜，我們斷不能用幾句話概括起來，當隨時隨地爲之介紹，庶可表現真相。上列各章對於這一方面所敘的事實多爲他書所未曾道及，這是本書取材獨多之點。

昂格思說：『一個階級愈伏處於社會中的下層，他愈是「無教育的」——這是就此語通常的意義講的——則他和進步的距離愈近，而他的前程愈大。就大體講，這是每個革命時期的特點。』（見邁耶校的昂格思早年著作二五五頁，一九二〇年出版。——Friedrich Engels, Schriften der Frühzeit, Berlin.）在資本主義當權之世，只有無產階級伏處於社會中的下層，只有無產階級是『無教育的』，然恰因此只有他和進步的距離愈近，也只有他的前程愈大。

凡具有赤膽忠心，與深思遠慮的先知先覺，生於這種時代，無有不樂爲無產階級服務的。馬克思生平最大的部分的光陰都花在研究室中，然他不像世間一般無用的書獃子一樣，焚